

我为故乡写本书

——《草木诗心》后记

徐斌

张籍(766—830),字文昌,中唐诗人。生于和州乌江(现和县乌江镇),迁居历阳,为官长安,终老他乡。其存世诗歌约450首,约占其所有作品的10%。阅读其诗,每每与植物邂逅,粗略统计,写到植物的诗歌约100篇,写到的植物约80种。张籍用他的笔,营造了一个美妙的植物世界,令后世读者流连忘返,击节称叹。梳理、研究张籍诗歌中的植物,受益颇多。

一、多识草木之名

子曰:“小子何莫学夫诗。诗,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。迩之事父,远之事君;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

我是热爱植物的人。我认识得小区得胜河边所有的草木。遇到不认识的,或请教别人,或用形色软件来查,相似度高的,基本就是。推广开来,爱草木就是爱自然、爱生活。张籍诗中的很多植物,生长至今,还在积极参与人们的生活,遇到它们,就是遇见恩人或老朋友,感到非常亲切。

现存的张籍作品中,植物资源非常丰富。以草本植物为例,就有白草(沙草)、半夏、车前子、地黄、瓜(甜瓜)、蒿(青蒿)、禾、葫芦、黄精、稷、蕉(芭蕉)、菊、款冬花、兰(蕙)、麻(苎麻)、茆(白茅)、蓬(飞蓬)、莎(莎草)、黍、苔、席箕(芨芨草)、菟、萱(萱草)、药(芍药)、芋等等。

从梳理情况看,唐代有的植物现在基本都有,也有小的变化,如玉蕊花已经消失,茭白已经不能结籽,四川当时盛产荔枝,那时气温比现在高。历史上中纬度地区气候变迁较多,呈波浪式推进。唐及北宋属于温暖期,长安种植梅树、柑橘能成活,柑橘还能结果。

二、更多了解乡贤

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,每个时代、每个地区也都有自己的英雄。自古至今,和县有很多名人,张籍可算乡贤。他像一颗明星停留于和县上空,照耀着我们,也提升了和县的知名度。张籍在两唐书及唐才子传中均有介绍,但是过于简略。

张籍的现存诗作虽然只占其所有作品的十分之一,但可部分弥补他的经历,对于理解诗人大有裨益,也是深入诗人内心世界并与诗人交流沟通的一个管道。

我国绝大部分疆域都位于北回归线以北地区,是四季分明的国度。自然植物的萌生与枯荣,动物的蛰伏与迁徙,以及气象景观的时序变化,都成为人们能够轻易察觉到的时光标识物。而这当中最能够直观地指示出季节更易的,正是地面的植物风景。

根据诗中的植物,比如《渔阳将》中的“塞深沙草白”、《送汀州元使君》中的“山乡祇有输蕉户”“刺桐花发共谁看”、《送朱庆余及第归越》中

的“湖声莲叶雨,野气稻花风”等诗句,可以约略看出张籍足迹遍布我国东部地区以及中部地区,北至今河北省北部,南至今广东广西,东至海边,西至四川。

而反复出现在诗中的竹、柳、松、藤、菖蒲、莎草、荷(芙蓉)、禾黍、茶、药(芍药)、兰(蕙兰)等,亦可显示作者的美学趣味和追求。

张籍一生为贫穷和疾病束缚,他的诗作中直接提到“病”的约有三十处。他曾害眼病多年,以致被孟郊戏称为“西明寺后穷瞎张太祝”《寄张籍》。伴随他一生的,几乎形影不离的,其实就是中药。特别是《答鄱阳客药名诗》,同时写出地黄、半夏、枝子、松桂等中药。研究诗中出现过的中药,对于保护与促进人民健康极其重要。

三、感知唐朝社会

历史就是当代史。张籍的诗是三分之一唐史,凡政治、经济、农村、教育、文化等等。阅读张籍植物诗作,可以更形象更直观地了解他所处的时代。如和亲、税收、藩镇割据、各阶层人物活动、社会风俗等。就创作者而言,一个写作者首先是一个时代最忠诚、最真诚、最热忱的观察者和记录者。从字里行间,可以看出作者生活和时代生活中生动的细节。

比如唐代民俗信仰。唐传奇中的槐树拟人化和戏剧化,“(槐树)成了各种怪异事件发生的场所,是神秘世界的入口处或连接点”。唐人不喜白杨,而栽梧桐。因为“白杨多悲风,萧萧愁杀人”。唐人喜欢桑树,但不愿意栽在门前屋后,因为桑与“丧”谐音,不够吉利。

比如唐代都市道路与驿道行道树的栽种情况。由这些笔记中的记载可知,当时唐代的行道树以槐树为主,而辅以柳树、榆树等其他树种。《朝野僉载》:“(开元二年)六月,大风拔树发屋,长安街中树连根出者十七八。长安城初建,隋将作大匠高颖所植槐树殆三百余年,至是拔出。”《唐国史补》:“贞元中,度支欲斫取两京道中槐树造车,更栽小树。”

四、参与生态建设

《草木诗心》属于历史记忆研究,包括城市记忆、乡村记忆。

现在很多城市建立“城市记忆博物馆”,展出物品为老物件、老票证、老照片等,多属于物质性展品。正如物质遗产之外,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,通过精读张籍诗歌,对涉及的花草树木进行梳理,力求还原中唐城市及乡村植物面貌,实现跨过千年的穿越,很有意义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张籍诗歌特别是涉及的植物是独特的非遗项目。

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有一些难以割舍的人与事。从远古走来的草木,都是鲜活的历史记忆,也可能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。晒场上的那棵老槐树,渡口旁的那棵老柳树,还有随处可见桑树、梓树,都是难忘的乡愁。

2021年,我国已经全面脱贫,并且开始实施“美丽乡村”建设,乡村旅游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起来。但是旅游追求的是个性化、特色化、原生态、唯一性等等,旅游村庄需要打破新农村建设中千村一面模式,呈现独特面貌和村容。同样的花草树木,因为人文因素的植入,旅游价值将大为提升。

台湾学者潘富俊曾在台北植物园开辟“诗经植物”“成语植物”等贴近民众的专题植物展示区,颇受欢迎。和县是张籍的故乡,如果开辟“张籍诗歌植物”展示区,栽植张籍诗歌中涉及的植物,并作诗意解释,可以提高区域景观的文化含量,特别是乡村游基地的文化含量。

何时种下的种子

——《绘本中的儿童哲学课》后记

汪琼

兜兜转转二十多年,夸张一点,我真的了解或跟随过小学语文界此起彼伏的各种课程——读写绘,说写课程,整本书阅读等,直至被一浪高似一浪的课程浪潮冲得几近窒息,才停止无方向的游弋,安静下来。忽然心疼自己,更多心疼学生,每个课程自有价值,每项活动自有意义,可孩子分身乏术,一天也变不出48小时,上那么多课,参加那么多活动,真的有必要吗?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?找到这个本质,贴近本源去设计课程,或者用这个本源贯通必要的课程和活动,就像田间水渠,浇灌良田万顷,再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”,才是理想的教育吧?

找到儿童哲学,设计、实践、整理绘本中的儿童哲学课程,让我对教育无限好奇和无穷探索,找到安身立命之所。教育,无非育人成己。怎样育人成己?我想是头脑和心灵的比翼齐飞。头脑和心灵的比翼齐飞,不就是儿童哲学的核心担当吗?而要成为有趣且有料的核心担当,谁是适合的桥梁?我认定的是绘本。跟绘本十几年的情深缘深,将它和儿童哲学嫁接,孕育我一直渴求的理想课程种子,种在童年的土地上,正是我想做的“第三件事”——一件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事。

而如果,没有六年前那次美妙的相遇,就绝无《绘本中的儿童哲学课》诞生的可能。那时的我,正在乡下支教,江苏凤凰科技出版社的程娟与陆忱两位编辑,特意去了我的故乡安庆。我们第一次见面,却好似老友久别重逢,喝茶,聊天,聊读书、教书、写书……那时的我,有所困惑,有所思考,但并没有找到自己的未走之路,只是单纯地想写一本书,为了父亲。娟儿和陆忱,不离不弃地等了我六年。六年呢!热恋也不过六个月吧?课程开始实施和整理时,不急不慢的娟儿,总是给出温和妥帖的建议,使我甘愿马首是瞻、惟命是从。那时的我,籍籍无名,娟儿与陆忱的真心呵护,让我相信编辑培养作者的故事,并不是神话,更不是传说!

我单纯地想写一本书,很多很多年了——因为父亲。从我出生起,父亲就患了一种治不好的皮肤病,医生说是死不了的癌症。四十多年,父亲多少次在鬼门关擦身而过!可他,宁愿用最便宜的药,用民间更有可能要命的土方,勉强维持着病体,也要省下每一分每一厘供哥哥和我读书。我哥哥毕业于西安通信学院。初二那年,我参加县里作文比赛,得第一名,震动乡野,老师们都说我改写了校史。父亲让母亲操办了两大桌好菜好饭,请了全校的老师——那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。他一个只念了两年书不到的农民,却深信教育的力量,舍命培养家里两个孩子,拼命为全村念书的娃儿入校,转学奔波求人。是的,舍命——父亲因病离世时,离他63岁的生日,还差7天。但他那种对教育的顽强信念和无比执着,就是一粒无声无息的种子,童年起,悄然埋在我稚嫩的心田。只是要等到我站在现在的时光里回望,才会懂得!

谨以此书,献给父亲这样的人,教会我无条件的爱,让我视教育为信仰的,每一位!



《绘本中的儿童哲学课》
汪琼 著
江苏凤凰科技出版社



《草木诗心》
徐斌 著
天津人民出版社

